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袁枚的童年	(12)
第二章 从钱塘县学到万松书院	(31)
第三章 自广西赴京	(45)
第四章 流落京师 中举连捷	(56)
第五章 三年翰林	(69)
第六章 四任知县	(84)
第七章 归隐随园	(99)
第八章 坚拒出山.....	(137)
第九章 随园的生活.....	(143)
第十章 《随园食单》.....	(156)
第十一章 《控鹤监秘记二则》决非袁枚伪造.....	(163)
第十二章 两度被逼,欲放弃随园	(189)
第十三章 晚年红粉青山.....	(198)
第十四章 《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神州版)的真伪	(212)
袁枚大事年表.....	(231)
附录 新发现《随园集外诗》考辨.....	(239)
参考文献.....	(275)

作者的话

官序、名人序多与书本身不关痛痒，徒抬高身价耳。故笔者还是自己写几句，把要先说清楚的话，放在书前。

关于光绪十九年(1893)《随园三十六种》袁祖志校印本

袁枚活了82岁，一生著作很多，但其生前并未刻印完自己的全部著作。观袁枚《遗嘱》可知至少“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未“付梓”。^①袁枚《诗话补遗》说：“余刻《诗话》、《尺牘》二种，被人翻板，以一时风行，卖者得价故也。近闻又有翻刻《随园全集》者。”^②这说明在袁枚生前就有许多盗印本出现，至晚清盗印本就更多。

笔者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见一部《小仓山房文集》，书前仅杭世骏、蒋士铨两序，一函十册，目录为三十一卷，但内文实际只有三十卷。目录最后一卷有目无文，刻印精良。据笔者观察，此书不像缺了最后一册，而是仅印了十册三十卷。检避讳字，如卷二《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为避康熙之名“玄烨”之讳，将魏徵字

①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随园三十六种》，光绪十九年(1893)袁祖志校印本。

② 袁枚：《诗话补遗》卷三。

“玄成”改为“元成”，再综合其纸张、刻字、版式各种因素（参见本书书影）足见为乾隆本。袁枚门人翰林检讨李英序《小仓山房外集》说，“随园先生古文三十卷”，笔者也曾疑似此本即袁枚较早之《小仓山房文集》。袁枚死后，嘉庆年间刻印的《小仓山房文集》扩充到了三十五卷。但以此乾隆本与嘉庆刻的三十五卷本对读，可知前三十卷的篇目是基本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浙图藏乾隆本《小仓山房文集》目录卷六有《户部尚书张公传》、《仓场侍郎蒋公传》，但内文缺此两篇。袁祖志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之《小仓山房文集》目录仍然保持了这两篇文章的题目，依然有目无文，但补充了《湖北布政使徐公传》，但至王英志编《袁枚全集》之《小仓山房文集》目录，这两篇文章的题目就已经消失了。袁祖志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之《小仓山房文集》与乾隆本比较，除在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五增加的诸篇外，在卷二十三增加了一篇《书后》；卷二十四增加了一篇《又》；卷二十五增加了一篇《笑赋》。而卷三十五的《书〈秦桧传〉后》、《与孙甫之秀才书》、《与甫之秀才第二书》三篇在乾隆本目录中原编在第三十一卷（该乾隆本内文仅到三十卷）。

即使这样的乾隆本，书前也无任何序言、牌记能说明乃袁枚亲自校印。因此此本也只能是他人的翻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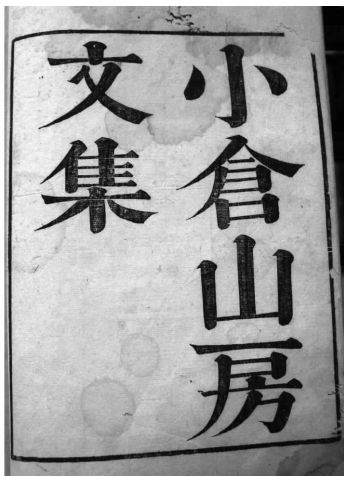
后人为袁枚刻印的真正的全集在嘉庆年间，但这套全集完整无缺的，今天已经很难看见。这套全集就是《中国丛书综录》记载的袁枚的《随园三十种》。笔者见到光绪十九年（1893）袁枚之孙袁祖志亲自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其书前牌记作：“光绪癸巳冬月仓山旧主校印。”其序曰：

予家《小仓山房全集》行世也久矣，举所自辄称为三十种，实则先大父所自著十余种，余则附刊于后者也。自原板

毁于兵灾，坊间所翻刻者率多鲁鱼亥豕之讹，阅者憾焉！兹同宗古香居士觅得当日家刊原板全部，将以泰西石印法依样拓成，以供众目。更将像赞图及遗嘱一篇，当年所未刊者，补列卷首。予又请增以两姊氏之遗诗：一曰《瑶华阁稿》；一曰《湘痕阁稿》。并予前撰《随园琐记》两卷，及《出洋管见》一卷，附志卷末，合成三十六种。居士赍之，即拓出持以见示。予多居士之贤，而喜家集之大备也！爰盥手而为之记。光绪十九年癸巳嘉平月之下浣，孙祖志谨跋，时年六十有七^①，吴门后学姚汉仙查甫书，时年六十有一。

此书的真正刻印者是袁古香，名阁呈^②。《随园三十六种》中的《湘痕阁诗稿》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就由袁古香出资刻印的。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两次提到一个金陵布衣诗人袁古香，但那是康熙时人，^③与此袁古香定为两人。但袁祖志“觅得当日家刊原板全部，将以泰西石印法依样拓成”一语表示了对《随园三十六种》中真正是属于袁枚著作版本的确认。相对诸多晚清坊刻本来说，这部《随园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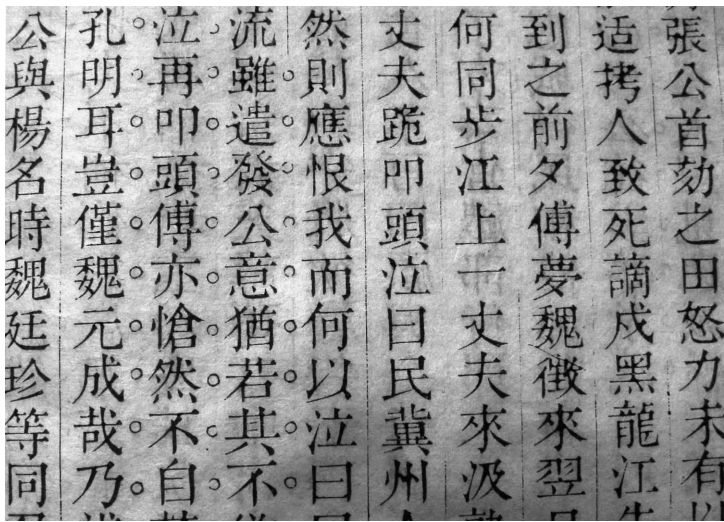


浙江图书馆藏乾隆本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

- ① 根据这个说法，袁祖志当出生于道光七年（1827），其时袁枚已死了30年。
② 《随园三十六种》中《湘痕阁诗稿》袁祖志序。
③ 袁枚：《随园诗话》卷八。

六种》石印本的印制是精良的，它虽然字迹较小，但书写俊秀，错字或装订错误较少。这部书字数多达 300 万字，在晚清，以个人之力能达到如此的印制水平实属不易。该书两函 20 册，书长 20 厘米，宽 13.4 厘米，便于携带，对宣传袁枚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然这里的“依样”也不可能是照相制版的依样，而只能是照原来的格式、体例、标题等等，文字内容不变而已。



该书为避康熙之名“玄烨”之讳，将魏徵字“玄成”改为“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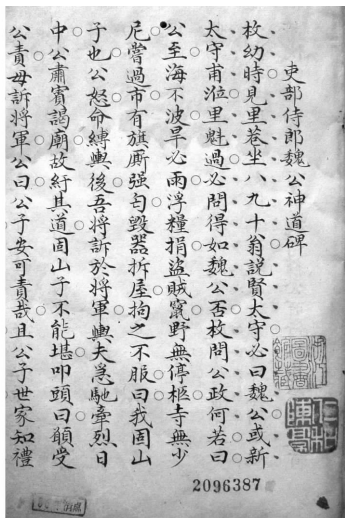
此《随园三十六种》具体包括如下篇目：

《小仓山房文集》、《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外集》、《袁太史稿》、《随园尺牍》、《牍外馀言》、《随园诗话》、《诗话补遗》、《随园随笔》、《新齐谐》、《续新齐谐》、《随园食单》、《随园八十寿言》、《续同人集》、《红豆村人诗集》、《碧映斋诗存》、《何南国（案当为

“园”)诗选》、《筱云诗选》、《涓君诗选》、《袁家三妹合稿》、《素文女子遗稿》、《女弟子诗选》、《饮水词抄》、《箏船词选》、《捧月楼词选》、《绿秋草堂词选》、《楼居小草》、《盈书阁稿》、《玉山堂词选》、《崇睦山房词选》、《过云精舍词选》、《碧梧山馆词选》、《随园琐记》、《湘痕阁稿》、《瑶华阁稿》、《谈瀛录》。

前 12 种为袁枚著作,后 24 种皆为袁枚亲友族人之作品,部分为袁枚编定。这些作品对研究袁枚和清代历史也有一定作用。如《湘痕阁稿》,乃袁枚之孙女、袁迟之女、袁祖志堂姊袁嘉的诗词稿。《瑶华阁稿》乃袁枚孙女、袁通之女袁绶之诗稿。由此可见,袁枚好诗对其家族的深远影响。袁嘉死于金陵太平天国之役。

今人王英志整理出版了《袁枚全集》^①,并著《袁枚评传》^②一部,对研究袁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袁祖志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显然为王英志所未见^③。王英志《袁枚全集》中有《子不语》与《续子不语》两种,但这个书名在《随园三十六种》中作《新



浙江图书馆藏清代杭州人陈亮的《小仓山房全集》抄本之内页

①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王英志编:《袁枚全集》第一卷,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齐谐》与《续新齐谐》。袁枚在该书序中已说：“书成初名《子不语》，后见元人说部有雷同者，乃改为《新齐谐》云。”这说明袁枚生前已经否定了《子不语》这个书名。而《续新齐谐》在袁枚生前还没刻印。

袁枚的《随园诗话》和《诗话补遗》在《随园三十六种》中署名均为“仓山居士”，而其他著作皆为“钱塘袁枚子才”。陆健的《湄君诗集》（袁枚编定）原名为《灿花轩诗稿》。《随园三十六种》大致保存了袁枚家刻本的风貌。

本书征引袁枚之处，除特别说明版本的之外，盖出自袁祖志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书中不再一一说明。

本书之“新”

学术研究要求有所突破，无突破无以著述。本书不敢说有什么“突破”，只求有所出新，不至于让读者骂我“炒冷饭”，因为王英志先生有一部大书在前头。本书择其大者可能有以下几“新”：

1. 发现了袁枚的佚作《随园集外诗》，在考证后投入使用，使用了较多的新史料。本书对《随园集外诗》的考证，附于书后，请参阅。

2. 这本传记比较强调袁枚“风流”的历史人物特征。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皆栩栩如生，就是从大量史料中归纳、提炼了性格特征。笔者强调了袁枚之“风流”，恐怕为某些先生们所憎，但即使是马克思也说过“真是一位风流种子”^①，这是马克思评价英王理查三世的。可见马克思见“风流”特征也是要强调的。袁枚之后杭州又出了三个可称“风流”的诗人，那就是龚自珍与郁达

^①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夫、徐志摩(海宁至民国一直属于杭州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杭州多出“风流”诗人当引起后来者作一番历史社会学的探讨。本书恐难当此重任,只是先提出一个问题而已。

3. 将袁枚的“双性恋”纳入了研究视野,这至少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良史料。本书传袁枚,并不仅仅是写袁枚了事,而是要再现袁枚当时的生存环境。

4. 王英志的《袁枚评传》是把袁枚作为中国的思想家来研究的,王英志说“我把袁枚定位为思想学术的批评家”^①。此前还有一位杨鸿烈说袁枚“是一位中国罕有的大思想家”^②。但即使是王英志也禁不住要问:“无乃过誉乎?”^③对于袁枚,笔者觉得誉之思想家,实在名不副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思想家的定义是“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独创见解”大约人人可有,但“自成体系”却难得有,王英志也认为袁枚没什么思想体系。笔者认为“性灵说”之类诗歌主张不可能是什么思想体系。如果将袁枚与其同时代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等来比较,那实在是相距太远。12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博洛尼亚就出现了欧洲的第一所大学(universitirs)。^④“大学”一词实际上源自中古拉丁语的“行会”(universitas)。17、18世纪,“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成立了国立科学院”。17世纪建立了两所最著名的科学院,那就是法兰西科学院与英格兰的伦敦皇家学会。18世纪创建的科学院有:普鲁士

① 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2页。

② 杨鸿烈:《袁枚评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铅印本。

③ 王英志:《袁枚评传》,第311页。

④ [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科学学会(1770年)、慕尼黑的巴伐利亚科学院(1759年)、曼海姆的科学院(1755年)、丹麦皇家科学院(1742年)、哥廷根科学院(1751年)、布拉格学者协会(1771年)、都灵科学学会(1761年)、那不勒斯科学与文学学院(1779年)、威尼斯科学院(1779年)、荷兰科学院(1752年)、葡萄牙皇家科学院(1779年)、西班牙皇家科学院(1774年)、瑞典科学院(1741年)、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1724年)……^①但这个时候,中国还在“黑屋子”中沉睡(鲁迅语)。我并不是说“黑屋子”中就不能产生思想家,但袁枚实在是够不上思想家。人类思想家的坐标系是共同的,我们在评价中外思想家时实在应该标准一致。

这本小册子是把袁枚作为一个乾隆时浙江籍的文化人来研究的。笔者只想从史学的角度勾画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袁枚(因为一切历史均无法再造复原),因此更注重的是袁枚的平民生活和他的文化活动。本书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的一本,因此笔者更注重一种“浙江视角”,那就是凡是与浙江有关的人与事都将予以特别关注。传记的生命第一就是真实,因此“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当为本书第一信条。

5. 对袁枚的随园即大观园说进行了补证。

6. 纠错。如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一(己丑,乾隆三十四年)误编入一首《香亭年逾强壮,才生一儿,从南阳信来云将嗣我,喜赋却寄》,此诗当作于乾隆四十年(1775),袁枚59周岁时,因为袁枚当年曾有诗“阿侯抱向阿连家,六十衰翁始作爷”^②,袁

^① [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②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四,《十月十四日嗣香亭子为己子,取名阿通,喜而赋诗》。

树仅送袁枚一个儿子。

《小仓山房诗集》卷一九(乾隆四十四年)错编入一首《五十岁生日舟中作》，因为该年袁枚已经整整 63 周岁了。

《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五(丙申、丁酉、戊戌)，所收为袁枚乾隆四十一至四十三年(1776—1778)诗，竟夹有一首《某学士已谪降矣，犹责余不以公服相迎。余虽谢过，而退后不能无诗》。乾隆二十年(1755)袁枚就已正式休致，如何还能“公服相迎”？此诗必然为乾隆二十年以前作。

《诗话补遗》卷六与卷九两条谈和琳愿为袁枚弟子事多有重复，可见袁枚这类补遗作于晚年，已经非常健忘了。

本书是历史人物传记，不是评传，且篇幅限制在 20 万字左右，因此不可能对袁枚的所有著作都作出评价。本书当以勾勒袁枚人生的历史轨迹为是。评传多以论带史，而本书则是以史带论。

在诸多浙江文化名人中，袁枚无疑相对是一个弱者，官小，诗名也不太大，一本《随园随笔》学术性也不太强，一本《随园诗话》虽然名气很大，但我以为似可删去一半才好。强者当然是轮不到我这等人写的，但弱者真写好了也很不易。柳如是只是一个弱女子，陈寅恪的著作足见功力，心鼓舞之。

最后，笔者对本书的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表示衷心感谢！对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沈雅君、沙文婷和谢蕾等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对王凤姬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为历史作传，当说真话，不怕千夫所指。拙作《郁达夫传》很让作假者暴跳如雷，但搞学术就只能如此，遇假不打还算什么学术？

当然，笔者的浅陋还望海内人士不吝指出，笔者热烈欢迎！

我与随园的缘分

1952年,我才3岁,被送进了坐落在今南京市上海路的一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幼儿园”的分部(本部在北京西路)。幼儿园的房子是几座西式小楼,原是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官邸之类,从地理位置来看,应该算是在当年袁枚小仓山随园的旧址内。1981年,我在南京大学外语系进修一年。我清楚地记得我上过的幼儿园在上海路,并记得当年房屋的模样,曾多次来上海路寻找自己童年的旧踪。当时看见一个院墙上赫然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随园,我的眼睛不禁一亮,难道这里曾经是袁枚故居吗?没有想到20多年后我会成为《袁枚传》的作者,更没有想到我当年曾经住在随园故址。读高中时,我在杭州遇见了同在这个随园幼儿园3年的姜炜清先生,他与我同年。长大后他曾经是中国的军人、工程师,后来成了加拿大的商人,交往了20年但现在失去了联系。这所幼儿园当年是南京最好的幼儿园之一,3岁入园就一律全托,2个星期才能回家一天,因此许多孩子回家都不会叫妈妈,或者把妈妈叫成阿姨。这里的孩子的父母大多都是“泥腿子”出身的军官,几乎都是一口土话,南腔北调,但这里的孩子在全封闭教育中都讲普通话。男孩几乎都想长大当个好兵,为国效力。

20世纪90年代,我又住在杭州东园小区的锦园,这里曾是袁枚出生地杭州大树巷的南端。那里当时的一堵旧墙上还钉着一张蓝底白字的铁牌“大树巷”,使我想到了这是袁枚故里。附带提一下东园还住过一位晚清伟大的地理学家——魏源(这一点连许多杭州人都不知道),他才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见识远远超过林则徐。20世纪50年代居住在杭州南大树巷57号的王凤姬同志对我了解大树巷原貌和大树巷清代的池塘(我

只是从清代杭州的地图上发现这个池塘的。20世纪80年代后此池塘被填平,现在已经是高楼林立)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夜谈得兴起,她的妹夫俞荣强也是东园的老住户,还亲自驾车送我去寻找那个已经消失了20多年的池塘。他们谈到儿时那池塘清澈的池水,雕刻过的石板护栏以及寂静的尼姑庵,还是无限深情。那是东园当年的七十二荡之一,杭州人呼塘为“荡”,明代的杭州人说荡为湖之残余。今天东园小区公园内的池塘乃20世纪80年代后挖,并非东园原貌。

此二事,是我与袁枚之缘,特记之。

1975年,我脱掉军装,进浙江人民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没想到30年之后我能在这里出《袁枚传》。责任编辑李育智先生乃我1988年离开此社前之同事。李君校对精严,令我赞叹不已。此乃该社优良传统,至今未变。李君善治印,为我刻“灭此朝食”印,此乃“铃木一役”(事见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1日所刊笔者专文)之后一大快事。此印布局别出心裁,篆法古拙,又颇见己意;刀法沉稳,具汉印之浑朴大气,与意正合。拙著出版之际,书之,谨表谢意!

扬州 罗以民

丁亥夏于“八面受敌寨”

第一章

袁枚的童年

袁枚，字子才，又字简斋、存斋^①，晚年又称随园先生。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二日^②生于杭州府钱塘县东园大树巷。

袁枚 65 岁时有诗《余生于东园大树巷中，周晔迁居，今六十五年矣。重过其地》，曰“六十衰翁此处生，重来屋宇变柴荆”。其又有诗《过葵巷旧宅》序曰“余七岁迁居葵巷……以故孩提嬉戏处，惟此屋记之最真”。由此可知，袁枚 1 岁即离开大树巷旧居，但 65 年后原屋虽“变柴荆”，却还能认出旧址位置，这说明袁枚



袁枚画像

① 蒋敦复编：《随园集外诗》卷二，《存斋诗》：“吾字存斋心何存？”袁枚自述“存斋”为其字。他自称“存”字即“子、才”两字的合字。此卷还有《简斋诗》，均为袁枚 18 周岁前写，足见说袁枚号存斋，又号简斋是一个错误。古人的字与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上海大东书局 1926 年版，第 4 次印刷。

② 法式善：《寄祝简斋姻伯八十寿》序：“简斋前辈以乾隆乙卯三月二日八十寿”，以此推算。见《随园八十寿言》；另见清方浚师《随园先生年谱》，上海大陆书局 1933 年版。

家迁居并没有搬得离开大树巷太远。袁枚在这首诗中有一句“儿裙湍处水犹清”，说明大树巷有一个水塘。这只不会移动的水塘给他判断方位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60多年都不会忘记。因此笔者估计袁枚的童年一直是在杭州的东园一带度过的。一个1岁的孩子不可能对旧居有什么记忆，只有搬离在附近，四五岁以后经大人指点，自己又多次经过旧居，才能对旧居有那么深的记忆。

袁枚至7岁才迁居葵巷。葵巷也在杭州城东，距东园不远。

为了探究袁枚的人生轨迹，我们必须加强对袁枚童年史的研究，而“还原”袁枚童年至青年时的生长环境，也是本传至关重要的一项任务。袁枚一生跨越康、雍、乾、嘉四朝，自童年至青年时代完全是在杭州度过的。

康熙时的杭州东城

明末清初的杭州并没有经过什么战乱，至袁枚出生又是一片“歌舞升平”。在清王朝已经巩固了自己统治的条件下，杭州的士子们除了科举仕进外似乎别无出路。袁枚童年所在的杭州城东是当时杭州的一块相对还比较新的城区，宋代还在城外，至元末张士诚扩城，才被圈入城中。今日的杭州东河在宋代是杭州城东的护城河，可元末的扩城把城墙推至今日的环城东路一线。

清代杭州北城墙的东端有座城门名艮山门，与此门正对有一条贯通杭州城东的南北方向的大街名“艮山门直街”^①（相当于今天的建国北路）。大树巷就在成衙营之南，东园巷之北，是一条由艮山门直街通入向东延伸的小巷。此巷遇一长方形池塘

^①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8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达 40 米，已离原“大树巷”偏东了 300 米，方向也改成了南北方向。20 世纪 90 年代，笔者曾居住在锦园，这应该是清代的“南大树巷”末端。大树巷的周围即杭州清代历史上的东园，只不过今天这个名字不太响亮了。

与袁枚几乎是同时代的杭州籍大诗人厉鹗有一本《东城杂记》，就记载了不少当时杭州东城的地理文化。杭州籍的另一位大诗人杭世骏为此书作序曰：“吾杭会城之东，遮列雉而裁宇者，幽栖地僻。学圃以悦生，紫茄、白苋、青菘、赤甲之属。绿畦被架，贯四时而恒春；鱼陂千石，依梅水为盈缩，不种自饶。居民勤织作，繰车纬萁，接响连檐，与耳谋者，若水激之，淞灏鼎沸矣！贾区所聚，亦有牛医马磨、贩脂卖履、吹葬箫、织藜苳之辈，插置其间。俗俭而风茂美，以故蝉蜕泥滓者择地高蹈，恒窟栖焉。凿坏为门，把茅盖屋。揽水竹以清心魂；谢影纓而回俗驾。篝床煨火，讽咏内书，砖障施厨，咀嚼道味，同尘采真，此其选也。……吾友樊榭山人业兹者盖二世矣！延年邻芳菊之溪，名士住青杨之巷。”

雍正六年(1728)厉鹗序《东城杂记》曰：“杭城东曰东园。地饶水竹蔬菘，修然清远。先君子因家焉。小子生于是居，已三十余年。凡五迁，未尝离斯地也。……”^①笔者判断袁枚童年也是数迁“未尝离斯地”。

杭世骏所说的“居民勤织作，繰车纬萁，接响连檐，与耳谋者，若水激之，淞灏鼎沸矣！”指的是杭州的织造业。当时杭州织造的衙门在城西，但织丝绸的“工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大多住在城东，所以日夜机声不但“接响连檐”，甚至可以“淞灏鼎沸”，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袁枚幼时的“声响”环境。清代东园就

^① 厉鹗：《东城杂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有两座“机神庙”，供奉的就是织机之神，以保佑织业繁荣。其中一座距大树巷很近，其基址即今日杭州东园巷小学，至今仍有庙碑存在。袁枚之妹被其父取名“袁机”，其理恐也在此。

袁枚少年时写过6首《蚕诗》，既反映了当时东园的桑竹机声民俗文化，也说明袁枚少年时对丝织业很熟悉，这与他家的居住环境有关，很可能袁家的妇女也从事丝织业。但这样的诗袁枚成年后就几乎看不见了，特从新发现的袁枚集中钩沉于此：

禁忌湖杭约略暗，
桑荫深处燕呢喃。
远来客讶新乡俗，
帖改宜春写育词。

黄鹂恰恰唤春晴，
望里茅檐夕照明。
到处绿荫桑不断，
东风吹出剪刀声。

村村女伴太匆忙，
采叶归来又夕阳。
翻使城中罗绮笑，
低头齐拜马头娘。

大眠将近小眠过，
正酿丝时叶要多。
撩乱云鬟彻夜起，
玉楼人在按笙歌。